边看边聊

住在上铺的室友

湘　君

再有几天就要开学了，长达两个月的漫漫暑假终于接近尾声。散养的孩子终于要收骨头了，伺候一日三餐的老妈子终于要解放了，网上点击量最高的头条也变成:眼看开学就在眼前,妈妈已经忍不住偷偷地笑了……似乎全世界的老母亲都在欢欣鼓舞，每一家的孩子都在蠢蠢欲动。父与子、母与女的相爱相杀,终于告一段落。

女儿并没有表现出预想之中的欣欣然,反而一脸愁眉不展:“真不想开学。”我惊奇地问:“为什么?你不是一直很喜欢上学的吗？”她自从升入大学,能够住校,脱离父母的管束,顿时感觉自己像一只自由的小鸟,更开心地将自己的微信名称改为“动兔”,动如脱兔，属兔的她变成一只四处乱窜的兔子。

这只鸎儿的兔子苦着脸道出原委:“一想到要去住那么肮脏的寝室,我就浑身不舒服。”

的确,寝室卫生,对绝大多数刚离开家的半大孩子来说都是一项大工程。搞一次室内卫生必须兴师动众号召再三，很多孩子住了一年下来,寝室仍然完美地保持着“当初的模样”,那是入校时父母“撸起袖子加油干”之后的局面。每间寝室住3人,除了女儿“动兔”是上海人,还有来自新疆的米拉和厦门女孩颜颜。如果你以为女孩子天生爱干净,女生寝室一定清新芳香,那你就错了。除了刚进来的两个月,在宿管阿姨强势督查之下擦过几次桌子扫过几次地,后来扫帚就躺在墙角里长了毛,抹布更是不知去向。

女儿“爱室卫生运动“的呼吁并未得到多少响应,米拉尚能勉强推动,各扫自家门前雪,颜颜彻底罢工,我行我素。她喜欢吃宵夜,经常叫外卖,吃完之后就任由一堆包装盒塑料袋残留在桌上，从不主动收拾。女儿有时看不过眼,就会替她包起来扔到垃圾桶里。随着夏季来临,寝室里经常弥漫着各种令人不悦的气味,那些诸如方便面关东煮炸鸡排之类吃剩的食物,经过一夜的高温发酵,更加强烈刺鼻不可忍受。

女儿自然不爽,数次提醒、协商、交锋，其人依然故我；米拉保持中立,一副事不关己的淡定,姑娘们为此闹得颇有些不快。既不愿意单方面地付出劳动,又不堪“同流合污“忍受不洁环境带来的不适,这就是困扰女儿的问题所在。

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北大读书期间，每天一个人清扫4个人的宿舍，一个人打四个人的开水,坚持了整整四年。他觉得大家都是同学,互相帮助理所当然;他把打水当作一种体育锻炼，并不感觉自己吃了亏。毕业十年后,当他想创建自己的事业时，当年的室友纷纷慷慨解囊借钱给他,无条件地支持他。因为感念当年的友谊,更因为信赖他的人品。他们说:“就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水。正因为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,所以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。”

亲爱的女儿,不必计较一时的得失,如果你肯多走一步，别人就会向你靠近一些，你也因此拥有了宽广的心胸和开阔的格局。你不必像俞敏洪那样,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，适度保持寝室的清洁，有利于你自己、和你室友的身心健康;如果你暂时做不到,你也可以跟室友一样,对所有的垃圾视而不见,在布满灰尘异味的房间里安之若素。不管怎样,都希望你心甘情愿,心境平和,不要愤愤不平，满怀怨怼。当你不能改变外界的时候,还有一个方法,那就是改变你自己。

心安,即是强大。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好搭档——通常是占便宜方对彼此的冠名。

阿贵解鱼

陈茂生

菜市场中新设一摊并立一牌,上书七字“阿贵无刺青鱼片”。摊极简且无祝贺花篮、音响助阵,“无刺青鱼片”几个字却有最佳广告传播效应;菜市场里的人们很快都知道有个摊主叫阿贵。

只见阿贵从水盆中捞起一条青鱼，提一把普通菜刀,由鲤鳃处斜入,从鱼脊处开背、从鱼尾处前推、在皮肉交合处开一小口后放下刀,拽住鱼皮一声“刺啦”,两片玉色鱼身置于案上;提刀在大骨边部划开一道浅槽,用力一拽便骨肉分离；脱下手套，双手轻触鱼身宛若“按摩”,横刀轻轻剔出一片片薄如蝉翼的鱼肉,迎光亮可见根根细如银针的小刺。整套动作行云流水、刚柔并济,仅六七分钟工夫就大功告成,神奇之处在于全程只用这一把刀。摊档外排着七八近十者,皆静候无人催促。

鱼蛋肉，鱼排于首；既有高蛋白又有低脂肪。鱼片更是好东西,味鲜柔糯入口即化,尤适中老年人与稚童。到酒家饭店享用,味美价高量少,“打牙祭”尚可但难以持续;而在家笨手笨脚地依样画葫芦,费时费力不说，那些似乎来无影去无踪的小刺难以根本“肃清”,对老人小孩实在是个严重的潜在威胁。有阿贵专业操刀并以“无刺”为卖点,当然顾客盈门。

自然想起了“庖丁解牛”。透过《庄子》里那些实在有点艰深晦涩的古文，知道这篇道家经典是用文惠君和厨师庖丁的对话，告诉后人认识事物客观规律如何重要的哲理;而在普通人看来,刀不卷刃地将硕大的肥牛放倒,并分成牛筋牛腱牛排……才是关键。至于屠牛的节奏和韵律“砉然向然,奏刀騞然,莫不中音。合于《桑林》之舞,乃中《经首》之会”,让人如观赏舞蹈般的赏心悦目，既有寓言意味的夸张杜撰也有行文的汪洋恣肆,精彩未必当真。但作为一个耳熟能详的典故流传到东瀛,就让“庖丁”成了日语中“切菜刀”的发音。在业外人士看来,阿贵不会解牛,庖丁未必会解鱼,各有所长罢;文惠君在世也会对阿贵曰:嘻,善哉！技盖至此乎？只是阿贵案下满是鳞片内脏血水，身影忙碌全无《桑林》的舞蹈柔美更不合《经首》的乐韵,鱼且如此何况于牛?

阿贵也不像庖丁那样“提刀而立，为之四顾,为之踌躇满志”;见盆里仅一条鱼在孤零零地游荡，便放下刀用块抹布擦擦手,转身向排队的人们挥挥手:后面的回家吧。而人们则央求地说再搞一条来吧,家里等着鱼片下锅呢。他嘟囔着“吃力死了,早上三点起来批鱼、磨刀、杀鱼,切鱼片,没停过呢。”话如此,很快不知从哪送来一鼓鼓囊囊的塑料袋,打开竟是两条硕大的青鱼。

阿贵切好鱼片上浆过秤,明码标价“每斤34元”;当日活青鱼每斤12元,“无刺青鱼片”溢价直逼300%大关，但似乎无人嫌贵。听着边上小喇叭里不时传来“支付宝到账……”觉得这几乎就是细分客户需求、拓展市场空间、“一招鲜吃遍天”,劳动创造价值……等等经典概念的实践与演绎。

严师畏友

徐梦嘉　文/图

九月到了，教师节将至，想到了成语严师畏友(嚴師畏友)，意思是要求严格值得敬畏的老师和朋友，而畏友也是我们人生的导师。本文谈严说畏。

严(嚴)，皿、厂、敢组合,《说文》:“嚴，教命急也。”甲文无严。此字可拆分谈后再汇拢。甲文“厂”是断壁悬崖形,厓和崖的初文字。远古先人靠采集狩猎捕鱼为生。甲文“敢”(图一)是手持猎叉(干)在与迎面而来凶猛的野猪(泛指猎物)搏斗,此举自然勇敢。金文嚴(图二)加“厂”,设定了场景,即在险峻陡立的山脚下先人与猛兽搏斗。“厂”上的两口“皿”是喧的先文,表示此起彼伏的声响，这声响除了两者间的撞击声,更是猎者的呐喊与猎物的咆哮，与野猪搏斗含有场面血腥,情况紧急,神经高度集中,出手果敢等义项,严(嚴)字遂渐次引申出许多相关内容词语:严酷、严急、严厉、严重、严峻、严行、严鼓（鼓声急促）、严紧、严敏（严厉果断）、严寒、严肃、严格、严禁、严讥（严格查问）、严谨、严密、严查、严处、严谴、严戢(严格管理)等等。

字形嬗变,望文生义,使得金文严(嚴)构形被有些研究者误解作手(又)持笞帚训斥打人与被虐方哀嚎境况。但不论是持叉与猎物搏斗还是持帚在训斥打人，严(嚴)要昭示的意涵就是事态严重。

我认为，正体“嚴”简化成“严”,同廣廠產屍被简作广厂产尸一样,将字中的文化信息或表音功能简去,又违背了中华汉字构形艺术重心平衡的主旨,委实遗憾。

畏,甲文(图三)是一鬼手拿棍形，我在拙栏的《魂字之魂》(2016.4.1)文中分析过鬼:“鬼字之形是小身体人(儿)顶着大大的由头，其形无疑是‘大头鬼’。”鬼脸狰狞,属“少儿不宜”的画面,先贤造字打个竖x加以“屏蔽”。鬼已经太令人害怕了，畏之鬼的鬼手还挥舞着人类使用带钩的棍棒作“鬼器”。想象殷商古人生活中倘若遇到这类“持械大头鬼”,怎么不吓得魂飞魄散。《广雅·释诂二》:“畏，惧也。”《广雅·释诂四》:“畏,恐也。”畏字造形入木三分地体现了觳觫恐惧的意涵。但此时我谛视与梳理畏字并没吓着，反而为浪漫发噱的构字创意忍俊不禁,拍案叫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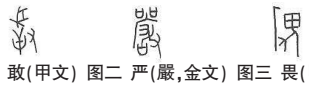
梦笔寻踪

含畏字的成语很多,其中“畏”大都是用本义,胪列与解释较冷门的几个:1.阳秋可畏:阳秋原作春秋,《春秋》为古代编年体史书,秉笔直书,寓褒贬别善恶，使有问题的人害怕;2.夏日可畏:像夏天酷热的太阳那样可怕。比喻为人严厉,令人畏惧;3.惟施是畏：施通迤，弯曲倾斜,这里指邪路,最怕的是走了邪路;4.畏影恶迹:古时有一个行路人害怕自己的身影足迹,为了甩开之，越走越快,但他不知无论走得多快其影迹都相随。比喻不明事理,成语畏影避迹、畏影而走意同;5.畏缩逡巡:因害怕而徘徊，成语畏缩不前、畏葸不前、畏葸退缩意同;6.永畏惟罚:应当经常警诫自己,就怕老天惩罚。

还有少量成语畏字是由怕的本义合成引申出敬畏与敬服新义:严师畏友、后生可畏、畏而爱之、虽畏勿畏(受到他人敬畏,但不要自认为理所应当)。

畏加口的“喂”以害怕得叫起来刻画恐惧状态,南朝《玉篇》:“喂,恐也。”旧时已经借用作哺饲喂(餵餧)与称呼喂了,我识定此“两喂”皆非单纯形声字,喂食需小心翼翼,怕有闪失；似乎不礼貌的称呼喂,字里有敬畏的遗绪噢。

分析严畏两字，又想到了陆游的诗句:“常若严师畏友在我傍。”倍感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如果常有严师畏友的引导与督促,实乃人生之大幸哉。



图一　敢(甲文)　图二　严(嚴,金文)　图三　畏(甲文)

父亲母亲的土豆

李红梅

土豆是最亲民的，它既可当粮食,又可做菜蔬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年青黄不接的时节，我们全家就是靠土豆熬过来的。

每年，通常是初春的黄昏,父亲会在昏暗的灯光下切土豆种片,一颗芽苞丰富的土豆可以切成好几块种片。切种片也是个技术活，父亲小心翻捡着土豆,不能碰落芽苞,又试着如何下刀,这个时候,母亲在一边打毛衣或者纳鞋底,我和妹妹做作业看书,这温馨的画面一直留在脑海里。可能是因为农活繁忙吧,父母亲同时在家伴着我们的时光并不太多，因而这样的夜晚变得弥足珍贵。

我在震泽中学读书的时候,因为天冷,有一个月没有回家拿生活费。父亲托人告诉我,周日的上午,到震泽菜市场找他。

那个冬天特别冷,早上起来一看，满世界都是白色的,雪下了一夜,又有风,我想,那么大的雪,最好是爸爸别出来了。当我从镇西的学校一路往东走，没到菜场就遇到了挑着一担土豆走来的父亲。见到我,父亲歇了担子,从怀里摸出两块钱，满怀歉疚地说，没想到是个大雪天,没有人来买土豆,所以只能给你两块钱。

父亲是看见雪太大,怕我来不了菜场，才挑着担子从菜场朝西走来的。我默默地接过钱，父女俩在大雪飞舞的街道上无声地告别了。没走几步,我停了下来,慢慢转过身,泪眼迷蒙里，看着父亲渐渐融入了茫茫风雪之中……他肩上的那担土豆，很多年后的今天，仍然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。

我的父亲母亲，用土豆滋养了那段贫瘠的岁月。

如今，父亲已经离开了我们，母亲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。做女儿的当然不希望她过多劳作，每当这个时候,母亲总是叹口气说:你们不知道，种土豆是最省事的，切一块种片埋在土里，只需施两次肥就好了。土豆收获的时候,母亲会激动地说:扒开土层,一窝一窝的，就像下的金蛋一样。我们分享着她的喜悦,知道,她种的是属于她的日子，收获的是她生命里最幸福的回忆。

七夕会

穿过艺术弄堂

胡　兰

泰康路210弄是我上下班必走的一条弄堂,屈指算来走了二十多年了。

1998年前这里还是一条马路集市,每天早晨马路两边摊贩遍地,人声鼎沸,穿过这条马路时,弄堂里面旧厂房众多,感到有点乱。1998年秋天,马路上的集市悄然入室，将泰康路的路面进行重新铺设。那天下班,见马路已修好,我穿进一条小弄堂,颇为惊艳,突然感到“丑小鸭变成了小天鹅”,原来的破旧弄堂成了深藏闺中的美女！画家黄永玉为泰康路210弄起名“田子坊”,取《战国策》记载的艺术家“田子坊”之名,寓意艺术人士集聚之地。画家陈逸飞等名人画廊、摄影家尔东强等艺术工作室、工艺坊、手工服饰店与民居错落而置。那干草编织的落地灯,简约而风情,还有旗袍店和艺术品小店,都有那么可爱的小招贴画。艺术室和艺术品商店先后迁入,吹起了一股艺术之风。

每天清晨和黄昏上下班趁机会走进弄堂,边走边欣赏弄内的建筑和橱窗,还可以少走好多路。常常触景生情,勾起对弄堂往事的许多回忆,甚觉温馨。偶尔瞥一眼“出其布意”的小店,小碎花的墙纸配上一屋子用碎布拼成的布娃娃和各种小物件,实在挡不住她的温柔。我挑选了穿朝阳格衣服的布艺女孩，让人觉得时光仿佛回到了童年，总是身着白衬衣、带着红领巾，穿一条背带裙，像花一样地盛开。抱着新买的布娃娃,有种返老还童的喜悦。

充满童趣的手工的布偶、包袋、铅笔盒子等小玩意,让我想起孩提时代,自己带着小板凳到弄堂里办小小班、玩手帕游戏的情景。用一方漂亮的手帕,打出各种蝴蝶结，还作为装饰品戴在头上。那时,每天放学后,弄堂便是我的欢乐天地,女生玩跳绳、跳橡皮筋或者踢毽子、老鹰抓小鸡、摸瞎子、丢手帕；男同学玩的项目就更多了,有斗鸡、打弹子、刮豆腐刮子、钉橄榄核、弹橡皮筋、斗树叶干、飞纸飞机、放风筝、滑跑冰车、打羽毛球、踢小足球;还有读中学时,坐在门口编织毛衣、看小说、听流行音乐……

童年和少年是人生的乐园，也是人生奋斗后想回归的终点。为再圆童年和青春时代的美梦,那天,我特意穿上江南蓝底白花旗袍,化妆一番后,来到田子坊弄堂里,取出折扇,摆出各种姿势,请单位里的摄影师拍了许多照片，洗出来一看,就像上世纪30年代的旧挂历,典雅美丽,梦回当年。

时间尚早,何不放慢脚步,欣赏一下橱窗里的艺术小品，再吸上几口艺术空气,提振精神,抖擞地走进办公室,开始一天快乐的工作。

雅　玩

一丝愉悦，一丝凉意

王季明

又在网上买了一箱新西兰苹果,没几小时就送到,放在灶台上一个个,凉一凉,去“露水”后,想放到冰箱里再慢慢吃。高兴啊,快递真快,方便!

再进厨房门,看了看,咦,见鬼了!怎么，两个苹果竟被老鼠咬了?而且,齿痕新鲜！这十几层高楼,会上来?

妻说,啥稀奇?老大家楼上也来过。马上世界大战,搜!一歇歇,汗衫嗒嗒滴,那个气啊,人一老,什么人——不——东西——不——畜生！——也不是啊——都来欺我!

这无头案过了几天，家里已布满了粘板、笼子。仍把两只吃过的放在窗口灶台上。会像你那么呆啊？妻把两个丢了,换一个擦刮里新的。

一天早晨,妻子很神秘地向我招手。我脱了拖鞋,猫手猫脚走过去,隔门窗,只见一只鸟，白头翁，在慢条斯理细品我的苹果!

家里老太说，不要小气，每天放一个吧。从此,常来。妻子比较精明,放只小一点的红番茄,更方便,容易啄。她说。

从此习以为家了。来了吗？来过了。大家都笑了。窗外,赤日炎炎,一丝愉悦,一丝习习凉意心底来。